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孟子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胡起鳳

孟子通卷三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

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

丑蓋設辭以問也

輔氏曰此必是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尚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真氏曰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通曰或曰管仲儉或曰管仲知禮非孔子門人之言也今則孟子之門人亦有是問功利之溺人如此哉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悦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弗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氏言子路

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

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譬其所為未說到功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則詭遇而獲禽耳則是并與功都說了

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爾○饒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於馳驅正所以獲禽即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儻以孔孟之道而遇明王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通曰範我馳驅而不獲者合道義之正而無計功謀利之私雖不合乎時王道也詭遇而獲者不合道義之正而汲汲求合於時以成其功利之私霸道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按禮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䡊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歷又音䡊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饒氏曰此一節當分作兩小節看由湯至於武丁以下言武丁所以中興之易紂之去武丁以下言武王所以崛起之難○又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

至于四境言民居稠青紬密也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衆則兵强既富且强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馹音日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通曰程子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呂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此章時之一字凡累言之誰謂孟

子不言易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　輔氏曰上章孟子亦既以管晏之功為不足為此復併王霸為言者丑方問孟子之說而未能無疑習於世俗之論而不肯遽捨也○通曰霸之一字不能離諸其口公孫丑猶未能自拔於世俗之見然孟子養氣一段大議論因公孫丑之問而發之則亦未為無功於

後學者矣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

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語録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動其心耳○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説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要之不疑惑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通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

立明而誠者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語録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把捉得定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饒氏曰以必勝為主者北宮黝不動心之道以無懼為主者孟施舍不動心之道以自反而縮為主者曾子不動心之道皆是有主則能不動故集註引程子有主之語釋之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宫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寛博寛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輔氏曰註云黝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亦以其言而知之也其心以必勝夫人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語錄或問施發語聲何也曰此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輔氏曰註云黝務敵人謂黝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已謂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已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已以審其理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說得是與未是便信了孟施舍取必於已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已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

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守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守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

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語録北宮黝孟施舍只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饒氏曰孟子因公孫丑有夫子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北宮黝孟施舍然後說歸曾子來○魯齋王氏曰朱子曰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内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語録公孫丑問不動心章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

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後面有許多說話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就前段看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足○饒氏曰或問孟子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通曰孟子養氣之論原於夫子如此然孟子工夫全在以直養而無害上夫子所謂自反而縮但曰以直養孟子為闢告子故加以無害二字蓋以告子之於氣非特不能養之而且有以害之也然非公孫丑之問又不能發孟子之言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閒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

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於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語錄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

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潛室陳氏曰言上有病便是他心上有病當反求諸心可也告子乃言不求諸心則是他不知言處孟子與告子正相反故於詖淫邪遁之辭而知其受病之處蓋詖淫邪遁言之病也蔽陷離窮心之病也因其言之病知其心之病孟子所以知言○通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持敬敬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己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己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己之言可知也

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音致）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語錄志至焉氣）

次焉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之蓋為告子將氣說得大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則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遺書曰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氣動反添一動字了固不若後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或問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言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輔氏曰註云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蓋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

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在字○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通曰告子曰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曰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告子不動心之速與孟子自然不動者相反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

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語錄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外○通曰論語之終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釋之此論語極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之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按集成引語錄曰向來以告子不得於言謂是自己之言非他人之言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閑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諸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

義所以外義也愚竊謂語錄有定說有未定之說此猶朱子未定之說集成不當復引之以啟學者之疑此使以此說爲定則集註從之矣其不改者意謂言心聲也已之言有所不達乎理則舍置其言而不復求其理於心此所以爲告子之不動心也若曰人之言則惟於古人之言有所未達不可舍置而不求諸心若夫與今人相接人言之不達於理者不少雖舍置可也集成既從本說不必復引此說愚故辨之也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

文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

說養氣做工夫處○通曰朱子於四書言復其初者凡三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當明善以復其初大學謂人之心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明之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學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必能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或問知言養氣之說曰孟子之本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人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

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人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輔氏曰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疑惑恐懼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貼襯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饒氏曰浩然之氣即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即是勇者不懼添一箇知言即是智者不惑○魯齋王氏曰孟子自然不疑不懼告子硬欲不疑不懼○通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為有所恐懼疑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惑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然自首至此節節相應首曰四十道明德立之時此曰於天下之事無所疑則道明矣曰於天下之事無所懼則德立矣孟子當此時真能造此域所以四十而

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音汗然不顧而已爾通曰冥然無覺與道明而真無所疑者相反悍然不顧與德立而真無所懼者相反集註字字首尾相應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語錄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為他承上文方論

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工夫起頭處○通曰此段語錄亦與集註不同然不比前說知言處人已懸隔也故存之蓋謂公孫丑承上文言志氣故且問養氣而後及知言便如大學首章先言正心誠意而後及致知在格物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

無間矣語録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曰若於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天地之間乃是效也○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為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其為氣也氣之用○通曰至大至剛是指氣之本體就集註所釋觀之又自分體用至大初無限量以體言至剛不可屈撓兼用言蓋氣之至大莫如天至剛亦莫如天人稟氣於天天之氣即人之氣故集註引程子之言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但在天者本無欠缺本無間斷在人有不能

然者不能以直養之或得其所養又以有所作為以害之須看集註又字見得養之者固不可無而害之者又不可有也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欿音坎然而餒却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通曰觀程子之說見得人即是天而人自小之觀謝氏之說見得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其具所得於天之正者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来朱子謂襯貼二字說

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自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衮出來朱子謂一衮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衮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又就配字說出此句蓋已極於精切矣○通曰集註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衮出來氣與道義初無彼此之間集註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氣於道義猶有客主之殊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

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太極在裏面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集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勇於為善為是無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力○通曰集註此疑懼二字是結以前疑懼字前言有此道義即有此浩然之氣自然無所疑懼此言無浩然之氣則所為雖出於道義亦未免於疑懼蓋必如此方見氣與道義合而實有助於道義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語錄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者一句上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此上三句

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為對襲字與生字為對其意益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又曰生字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到養處乃說集義而不及道何也曰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有用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一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通曰集註釋集義謂事事皆合於義釋襲義謂一事偶合於義釋生字謂自然發生於中釋取字謂便可掩襲於外真假之分內外之辨較然矣集義即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即是有所作為以害之集註訓慊字與大學同自慊則心廣體胖不慊則餒餒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又言自反不直見得孟子所謂養氣之論政自夫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然則

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通曰告子不知義而集註以為不知此理義字即上文所謂人心之裁制理字即上文所謂天理之自然孟子知言是能究極其理故能集義養氣告子不知理故反是蓋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告子不知有在物之理豈知有處物之義其不能集義以養氣也固宜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

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音皮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語録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大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必有事焉須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把做事去窮○必有事焉而勿正這裏是天命流行處有事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

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勿正勿忘勿助是養氣中一節目不要等待不要催促○正則有所待蓋必之意古人言正字皆謂必也○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積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為心預期其效而助長揠苗者也是集義所生者故當以直養非義襲而取之也故當無害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惟其非義襲而取之也故當勿正惟其是集義所生故當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

○潜室陳氏曰浩然之氣工夫綱領只在以直養而無害所謂以直養者集義一段是所謂無害者必有事焉一段是養氣猶煉丹集義處是丹之藥料必有事焉四句是固濟此藥料者有好藥料或固濟不好反能害人此四句猶文武火丹豈無火火猛則丹便走惟慢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之久然後養得成丹此煉丹法未經煉時是朱砂已經煉後全是一粒火浩然之氣是將義理煉成盖集義工夫緩則類於舍苗而不耘急則類於揠苗而助長若夫必有事焉則其心常自惺惺不少放下而勿正則又不當猛着力勿忘勿助長則既不失之緩亦不失之急惟孟子下工夫處有節度如此所以養成浩然之氣而能以不動心○通曰必有事焉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也事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但必於此者每有所期於彼必而

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斷期之不得者人易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愈無間斷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為害助之害愈甚大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結曰害之也孟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集註亦是一正一反論以直養正說曰自反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前後相應學者當字字體認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上聲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語録詖是偏詖只是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說一邊一邊看不見便是為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淫者說得周遮浩瀚陷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詖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偏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有物隔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此

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淵了支蔓淫溢纔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孟子說知言處只有詖淫邪遁四者知言是幾多工夫何故只說此四字蓋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知得箇非便識箇是矣○蔡氏曰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知之此之所知獨詖淫邪遁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為急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饒氏曰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詖與淫屬陽邪與遁屬陰蓋詖尚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深是詖之深遁是邪之極如楊墨初以為我兼愛為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之一偏其終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

矣○當看那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詖淫邪遁是病證詖陷離窮是病源所詖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如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才見病證便告病源在何處○通曰集註釋我知言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其然也所謂心之失者即其所以然也特上文汎指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於其失者而知之也

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

饒氏曰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好底詖淫邪遁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

固我起於意設淫邪遁起於設〇欲治詖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詖無所詖便無下面三件詖之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詖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〇通曰集註於此復拈出詖之一字為病之大源明與蔽正相反蔽於偏見者如暗中行荊棘動有遮隔明乎正理者如白日行通衢無違礙也

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

語錄問孟子知言處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本而至節目〇饒氏曰政者事之大

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通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詖淫邪遁之言即異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皆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以見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者也

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饒氏曰告子以義為外所以只要取必於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闢之則又移為湍水之說第一箇話頭用不得又換第二箇話頭是之謂遁辭○通曰孟子所謂四者之病之失雖不專為告子而言而

告子之病之失正在於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饒氏曰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以只說知言○通曰以四者之病推之告子受病深痼孟子是大醫工識見高明非惟知人之病且能照見病源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林氏名之奇三山人

○通曰前段說知言養氣無餘藴矣此已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語錄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

是用○通曰朱子又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蓋智主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智後仁智為體仁為用成已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智仁為體智為用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顔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陵陽李氏

曰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暴自棄蓋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魯齋王氏曰此下說朋去說聖人則浩然之氣不足言矣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通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

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魯齋王氏曰依舊是自反而不縮此所以不為也○通曰未嘗行一不義便是集義是則其德之盛也雖不假乎養氣而其心之正也亦不外集義而已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潛室陳氏曰衣於斯食於斯寢且處於斯終身由而不自知夫子之功所以與天長地久雖堯舜不能與也又曰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違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　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

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通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其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求聖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此程子所以曰此章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

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鄒氏名浩毗陵人○或問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已有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已成物者也已以偽感人以偽應已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通曰萬化萬事皆生於心王伯之分只在心之誠偽伯者本無為

仁之心姑以其國富兵强之力而假行一二爲仁之事人之服之非服其仁也服其力王者即其心之所得者而推行之自無往而非仁人之服之心悅而誠服也須看集註三箇心字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語錄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聲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輔氏曰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辭詳味此意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處尸反鴞呼天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七入反也牖户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賛之以為知道也通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則為詩者知𡠗性

之道此則為詩者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敖則不能貴德尊士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音换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通曰仁者明道不計功禍福榮辱非所計也孟子言不仁者之辱又言不仁者之禍為及時般樂怠敖者言也般樂怠敖便是失其本心失其本心便是不仁不仁便是辱便是禍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無不自已之心求之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悦而願

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悦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悦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語錄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

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閒民無正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着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四者而已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

敢不從若湯武是也饒氏曰問天吏二字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皆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通曰後之為政者讀集註此數語當知所懼矣夫至毒無如寇戎而能使之為父子至親無如赤子而遂使之為寇讐豈人心之有反覆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語録無天地生物之

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真氏曰天地造物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来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閒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通曰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集註必推本於天地生物之心者以見人皆生於天地人之本心皆天地生物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皆存之自失其所以為人爾惜哉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

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閒斷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饒氏曰斯猶即也言先王之心無物欲之蔽才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須待充廣○通曰上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衆人有此聖人亦有此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聖人如此衆人不能如此須看本文一斯字聖人有不忍人之心便有不忍人之政有不待於推之者衆人必待於推然為物欲所害既不能存存則亦有不能推者矣惜哉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音匡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

非勉而中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語錄惻是初頭子隱是痛方乍見孺子入井時也着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腔子猶言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只是此心內虛處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陵陽李氏曰腔子指人身言之天地之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遍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缺也○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

之者無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具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干譽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閒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通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惟倉猝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畧便非本心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吐來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

論惻隱而悉數上聲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語録先生問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閑斷了○勉齋黄氏曰暴虐狠鷙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嗜利寡廉鮮耻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矜誇傲狠凌物則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復是非之

心矣如此則雖具人之形以生亦何以異於禽獸哉○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莆田黄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音序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

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語錄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為端緒向見蔡季通說端乃是尾如何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北溪陳氏曰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又曰四端之說是說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潛室陳氏曰端者

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是一物所以外邊才動中邊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蹴爾嘑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析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

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也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其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饒氏曰孟子論性唯是這一章說得最分曉○莆田黄氏曰註謂端首也疏謂端本也集註以為緒也如絲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上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莆田黄氏曰自謂不能者是指人說謂其君不能者是應上面先王說先王之政念念不忍後之為人臣者獨不能引其君之志於仁乎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音現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饒氏

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之始然泉

之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起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壅便是恁地休了所以集註說曰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兩始字之義知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衆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擴而充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為耳○通曰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皆下一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皆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也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音誌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

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通曰性者心之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理反求默識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於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是盡心而知之無不盡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永嘉陳氏曰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位在四端之中○通曰按饒氏曰

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未嘗無定位成名專氣不可執一看愚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西一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三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四季各寄王十八日日木火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土皆不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名而名無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 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能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

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語錄問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

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饒氏曰此上三四章皆是為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與仁

則滕一章之意同皆是救時君以擇術之意役字則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讐人役之役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宜乎為人之所役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我我若為仁雖大國豈能役之○通曰孟子於仁則以為尊爵安宅於不仁則以為人役人役與尊爵安宅正相反大抵有尊爵居安宅者役人而不役於人反是則為人役而不能役人者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

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歴山陶于河濵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

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為善初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取諸人以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事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饒氏曰集註無所係各說含字不待勉强說樂字此是舜之所以異於人處○通曰此章人但看得舜之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在於樂取諸人以為善集註發明舜禹子路其分量有聖賢之不同而其樂善之誠則一也子路樂於知過故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樂於聞善故聞善言則拜隨其所得在人者皆有以裕於己在己者皆可以及於人但其中自不能無聖賢分量淺深之異故曰大

舜有大焉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污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

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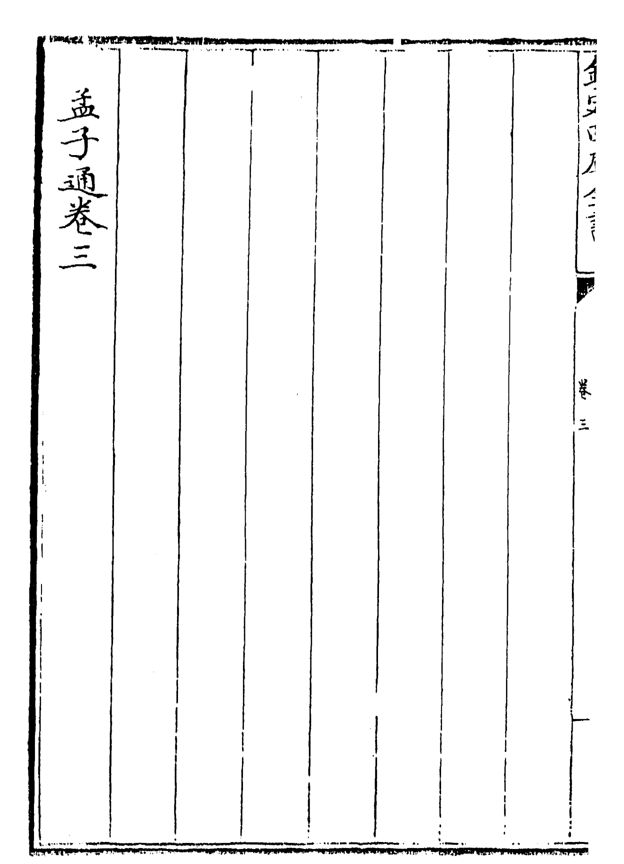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

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語錄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己當廉却以利自污己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又曰所以不解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又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饒氏曰他人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必至於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袒裼裸裎而與之偕立則必至於流而柳下惠則不自失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音洽窄音側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饒氏曰聖人之道大中至正所以萬世無弊纔偏便非聖人中正之道其流必皆有弊故君子不由○又曰人之立身學伯夷易學柳下惠難○通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孟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



孟子通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孟子卷四

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楊共梓

孟子通卷四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一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王去聲）饒氏曰時日支干孤

虛旺相之說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是箇獨夫模樣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說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不同處○熊氏曰陰陽書以為春則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潛虛衍義五行旺者吉相者藏休者平囚者否死者凶四時生者為王我生者相生我者休克我者囚我克者死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

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　覺軒蔡氏曰杜牧云唐自元和以後三

十年間凡四伐趙冦以十萬之衆圍之

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

其四度圜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無刑

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以其城高池深糧多

人一也又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

鼓旗毀折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太公乃毀龜折蓍率衆先涉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日往亡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武帝討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龜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王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

通曰前言委而去之是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後言有不戰戰則必勝是言得民心民皆為戰也故集註又引尹氏之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字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語録問莫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曰孟子之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荅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荅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往他國而言荅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輔氏曰孟子本將朝王者禮也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者義也於此可見孟子之心至公無私因事制宜如權衡然物有輕重則權亦從而前却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亦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

之意不同也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

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饒氏曰天下有達尊三是解上面是或一道也一句謂曾子之言別有一箇道理乃是如此不可執君命召不俟駕一偏之說也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饒氏曰尊德樂道不如是如是字指謀焉則就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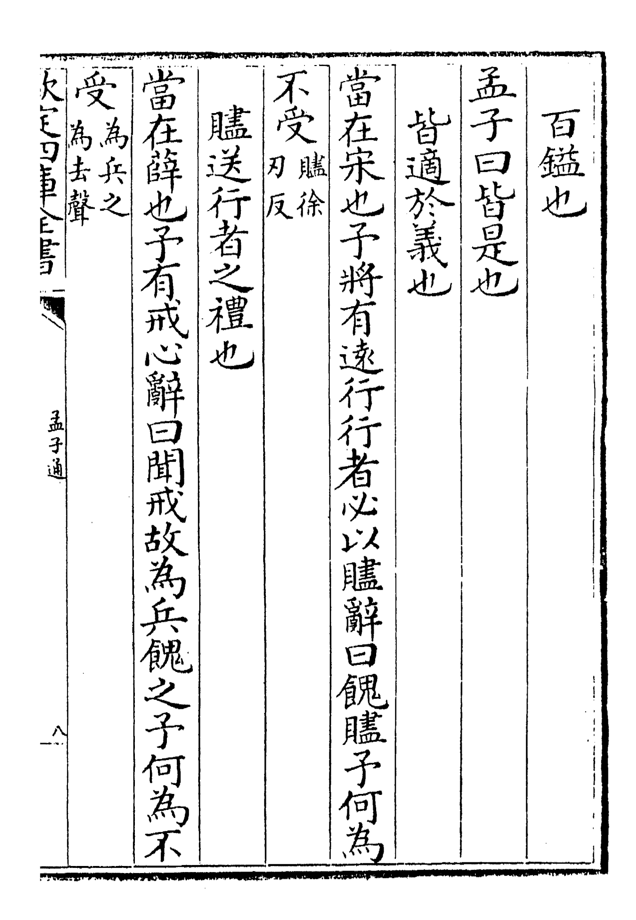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重則上下交而德

業成矣通曰上下交為泰知趨走承順而不知責難陳善非下交上之道也知崇高富貴而不知貴德尊士非上交下之道也然有貴德尊士者則必得夫責難陳善者上之志易以交乎下有責難陳善者而不得夫貴德尊士者下之志難以交乎上上下不交此所以為否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



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為不受 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饒氏曰貨取是羅致底意思言人君之於賢者當致敬盡禮以招致之豈有一箇君子可以貨買結他來緣宋薛所餽有用所以當受若齊所餽則無用既無所用是賄之也若是受了便是被他以貨來籠絡了處字是處物為義之處通曰龍神物也人得而取之者猶有欲故也使君子可以貨致之非君子矣

○尹氏曰

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去聲)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饒氏曰凶年說得潤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熊氏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左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去聲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陳氏名暘字晉臣三山人○通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錮之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禄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饒氏曰餘裕是寛緩不切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爲不入亦當

去但寛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着休或疑孔子不脫晃而行與孟子之説不同曰正是一般葢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燔肉不至方不脫晃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賔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通曰易言裕者二蠱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晉初六裕無咎朱子皆以寛裕釋之葢初六無位自處以寛可也六四在位處以寛不可也孟子之裕晉初六之裕也

尹氏曰進退久速當去聲於理而已 通曰集註前引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此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葢天理人欲之機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如此則涉於欲故聖人能審其幾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輔氏曰自常情觀之

則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其事而不必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饒氏曰孟子為卿於齊齊王以孟子知理令其攝卿有司各有所司孟子不明言所以不與言之意只就所問行事上答之言事事各有人司之何待我說所謂不惡而嚴如此○通曰不惡而嚴惡字伊川易傳作入聲讀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令輔氏作去聲讀姑存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比必二反 恔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通曰非不得為也非無財可為也而人所自盡者而不能盡是薄其親之甚者也有人心者忍如是耶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為何如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葢傳聞此說之誤○楊氏

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

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

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語録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

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

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饒氏曰惟

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

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

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通曰燕雖有可伐之罪而齊則非伐罪之君故齊雖有勝燕之力而孟子初無勸齊之意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史記燕世家齊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後立平為燕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

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

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

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

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語録周公本是怕武庚畔故遣管叔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反與武庚同作一黨想武庚日夜炒那管叔謂周公是弟今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通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為畔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者爾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葢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

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通曰有過而人知之孔子自以為幸使孔子自謂無過非孔子矣使孟子謂周公無過非孟子矣聖賢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君子有過則改何幸齊王此幾之方萌小人之過也必文貫乃導之以此何哉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朝音潮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饒氏曰孟子當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皆是門人不是僕從所以齊王要以萬鍾養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旣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徒玩反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盖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禄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從而征之謂人惡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輔氏曰文王闗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是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

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嘗曰君子不可以貨取則齊王不能以利誘之必矣第二章首書孟子將朝王是其進以禮處此章首書孟子致為臣而歸下四章首皆書孟子去齊是其退以義處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齋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齋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齋宿齋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

矣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為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汙行而事君側媚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輔氏曰註云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者好賢之心切故也又曰云云此李先生之説也謂若謂二人必欲常有人譽已於君側乃能自安則是奸道也豈足謂賢況泄柳嘗閉門以避繆公豈既仕而若此乎葢二子直道以事君義不苟合非有賢者為之主則必不見容非欲人之譽已者是也又曰繆公之待二子固不若子思矣然子思之與二子事皆其所自取如形影之相似也德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泄柳申詳則又只得如此耳不是則苟容以狥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

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絶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絶子乎

通曰須看集註解兩箇安字繆公之於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乃能安子思是子思之去留在已而不在人二子必有賢者維持調護之乃能安其身是二子之去留在人而不在已子思孟子自處一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悦語去

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

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饒氏曰尹士是疑孟子來得不是去得也不是既知王之不可以為湯武

又來做什麽及其去也又不索性去殊不知聖賢憂世之情則不如此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這是聖賢仁厚之意益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通曰孟子之來也其本心欲如此而其去也餘意猶如此故憂則違之若與荷蕢同而其憂則違之之情與荷蕢之恝然忘情者大不同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

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

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葢聖賢

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通曰常情憂則不樂樂則不憂君子此心純乎天理其樂不能自已其憂世之志亦出於天理之不能已者也樂以天憂亦以天其憂與樂則並行而不悖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禄禮也不受齊禄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見行可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從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禄○又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禄禮也不受齊禄義也説得自好但言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下得却未穩○通曰前三章書孟子去齊皆是孟子去國以後之事此章書孟子去齊是言未去

國以前其去之之志已非一日矣此所以仕而不受禄也

孟子通卷四